

秋风起,菊花黄,又到持螯醉酒好时光。那逝去的往事,常常氤氲我的心田,听蟹,就像发生在昨天。深秋季节,西北风飒飒地吹,吹得人们脸上有点疼,感觉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正是“听蟹”的好时节。

我的老家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小村庄,过去我们那里是河道纵横,河网密布。我家门前就有一条大河,直通锡澄运河,与长江、太湖相接,这里河水清澈,鱼虾成群,儿时的我,是个捕鱼摸虾的能手。说到“听蟹”,那是我儿时最喜爱的一件事,它不仅有趣,而且“听蟹”那种感觉我永远也忘不了。

每年深秋季节,当西北风刮起以后,我的父亲就会带着我,守夜“听蟹”。所谓“听蟹”,就是事先用光滑的竹竿条编织成竹帘子,竹帘子一定要光滑,这样蟹就难以爬上去,选择较僻静的河滩下风处,设置一个“簰”。“簰”的设置很简单,首先在河中打上毛竹桩,将竹帘子竖置在河中,并固定于毛竹桩上,形成一堵隔离墙,拦腰将河滩隔断,这样“簰”就设置好了。“簰”设置好后,在“簰”的一端下风处,沿着簰面将河滩上的杂草铲光平整,做成一个斜坡,好象泥瓦匠泥墙一样,把斜坡做得很光滑,在斜坡顶端挖一个洞,在洞里放置一口尖底缸,缸口与斜坡端面平行,再在缸的里侧不



远,搭建一个小草棚,并放置一盏马灯,晚上,人只要坐在草棚里,就可以“守灯待蟹”了。俗话说:“西风响,蟹脚痒。”到了秋末初冬,内河的水位会随着长江的水位而下降,西北风猛刮的季节,一般水位随着风势下降,而此时螃蟹就会顺着风势和水势向下风处或下游爬行,遇到河中的“簰”阻止了前进的去路,螃蟹就会往上爬,但由于竹帘子很滑,螃蟹爬不过去,因此螃蟹只能沿着“簰”向下风处爬行。而螃蟹又十分喜欢灯光,当沿着“簰”爬行的螃蟹,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旦看到灯光,螃蟹就会迫不及待地向射出灯光的方向爬去,最终一只只又大又肥的螃蟹都爬进了预先备下的“陷阱”。“偶”也有少数漏网的,也会爬到草棚里,被听蟹人抓个正着。

“听蟹”还有一种方法。听老人讲,就是事先用稻草编织成一根特粗的绳子,把干牛粪收集并堆积起来,在粪堆下方点上火,把草绳放在牛粪堆里,用潮湿的泥土将牛粪堆封闭起来,在粪堆的上方留一小洞,用暗火慢慢地熏,使牛粪的气味全部熏进草绳。这样经过一定时间的熏制,一条“听蟹”之索就制好了。听说只要将这种草绳拦于河中,螃蟹闻到牛粪味就不会向前爬,而会朝着有光亮的地方爬去。

“听蟹”最大的享受乃是一个“听”字。在螃蟹大年的年份,当你守在草棚里,听着“呼、呼”的西北风,不远处河中的“簰”上,螃蟹爬行时发出的“咔嚓、咔嚓”、“涮、涮”的响声,组成了一曲美妙动听的交响乐。“听蟹”时一定要能沉得住气,不能发出任何响声,因为螃蟹是很敏感的,只要有异响发出,它就会改变前进的方向。螃蟹顺风爬行一般午夜较多,“听蟹”时,我和父亲两人躲在草棚里,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看着螃蟹从水中沿着“簰”向上爬,这时的我忘记了困倦,睁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直到螃蟹冲着灯光掉进“陷阱”才敢松口气。在螃蟹较多的年份,有时一个晚上也能“听”到几十只蟹,但有时收获并不理想,甚至辛苦了一个晚上一只蟹也“听”不到,但第二天仍然是满怀信心地去“听”。我跟我父亲“听”过好几次蟹,也许运气较好,因此,每次都有较好的收获。

翟永纪咏秋组诗

沁园春·长沙

又逢金秋,中原南下,驻足橘洲。视群峦初妆,芳木缤纷;漫江如羞,千帆竞秀。飞鸟凌云,游鱼浅梦,自然生灵资源厚。忆伟人,堪称盖世雄,万载永青!后生虔诚再叩。念曾经,情浓比烈酒。值百废待兴,家国须盛;赤子怀梦,先人喜忧。

终日乾乾,夙夜在公,同心民众感天佑。而今看,恰盛世所愿,换了春秋。

秋境

(一) 流云行万里,终泊一方宁。何故住浪迹?只因映秋泓。(二) 一味新桂芳,两地旧思想。无言可以寄,唯有溢秋香!(三) 风烟都明净,天地亦无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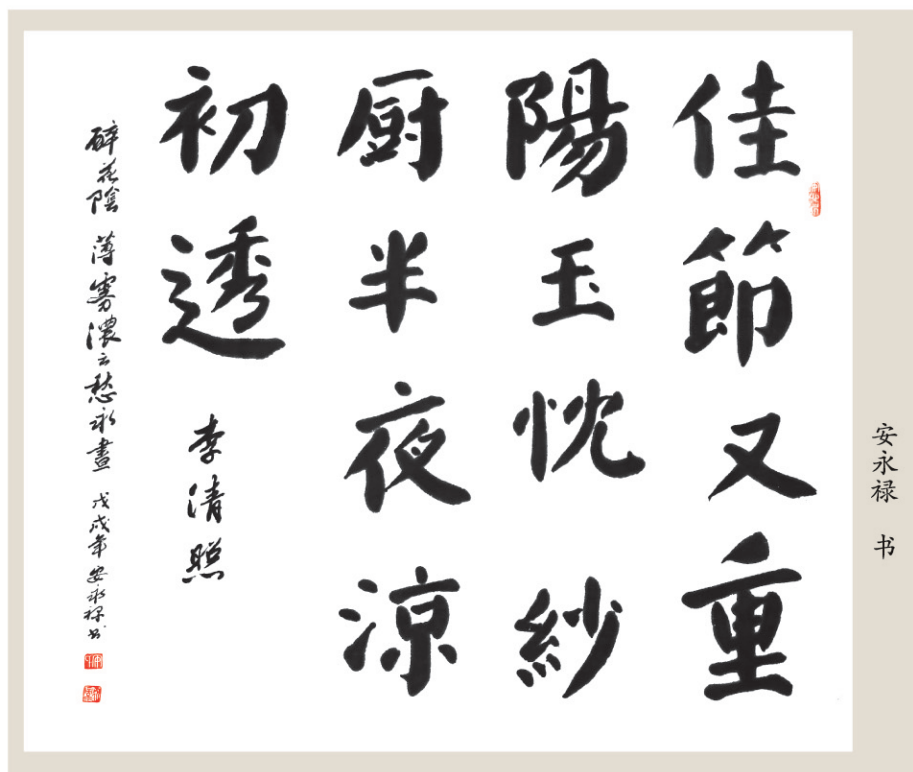
骋怀未穷尽,从容属秋韵。

秋蕴甘霖

天珠落原野,草尖凝晶莹。碎却还完整,细密念更生!重重叠叠意,干干净净心。疑似琉璃身,踱步怎凡尘?此秋多情甚,自芳蕴甘霖。一物可胜美,万言不能尽!

秋意空灵

千山皆如妆,万木露染裳。故城金桂满,独秀与天连!一抹斜阳红,开出无尽梦。都言秋华浓,谁解意空灵?



安永禄书

贾平凹妙用退稿信

文/石亚明

贾平凹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已发表20多篇文学作品。他想着在兄弟们面前“卖弄”下,于是,他就暗含机关地上铺的弟兄:“你说咱们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与陕西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有何区别呀?”

这个上铺的弟兄很应景地说:“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只要能做个好语文老师就对得起自己的中文系出身了,而咱们就得写几个象样的作品才行了。”

贾平凹就接着说:“要说讲课我不如教授,他们讲的都头头是道,可他们没写过,要是论起写来,我就不服他们了。”于是,他在心中有了一个文学梦。

贾平凹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工作,任助理编辑。

当他得知自己被分到出版社工作时,想到离文学更近了,于是,他就在教室唱起了信天游。

当贾平凹来到陕西人民出版社上班后,他立即就被这里经文学长期浸染,所形成的氛围给感染了。就让他萌发出要写点什么的冲动。于是,就开始了贾平凹玩命写作的冲刺历程。

用贾平凹自己回忆这段历程的话来说就是:“我每天坚持玩命地写,不断向全国各大媒体投寄作品,但收到最多的是退稿签。稿子是向全国四面八方的投,四面八方的退稿又涌回来。退稿信真多。”

看着这些退稿信,贾平凹就想,我该怎么处理好呢?

贾平凹想起小时听爷爷讲的故事,说有个地主的儿子去收佃户租子时,总要忘记几家,就被地主骂是没出息的东西,地主的儿子听了后很不服气,于是就去每个佃户家要点标志物回来,挂在堂屋里,于是,这个他就在这天天的提醒下,终于雄起,最后做了县长。贾平凹想,我可不可以学这个地主儿子,把退稿信挂在办公桌前的墙上呢?

于是,他就将这些退稿信挂在墙上。贾平凹弄完后,当某天拿出稿纸想写,为没灵感而想放弃时,他抬头看到这些退稿信,就拿出那本书看起来,寻找灵感,继续写下去了。

一天,一个年轻的同事给他送稿子,远远地看到这些作品就说:“呦,贾老师还是个行为艺术家了,真漂亮,是怎么弄得呀?”,当他看到这些都是退稿信时,就吐了下舌头,将稿子放在桌子上转身就跑了。

这个小同事或许感到自己的冒失,其实贾平凹倒没什么,他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了。

于是,就在这种将自己退稿信示众的激励下,让他在获得机会,参加了续写《烽火春秋(续集)》的工作,并出版了小说集《兵娃》在文坛引起注意。

贾平凹将创业中的失败公开示众的故事带给我们重要的人生启示是,你的不足与其在隐瞒上下功夫,不如坦荡公开的效果好。

屈辱经历是人生的败笔,但用好了则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辉煌。



文/姜畅

一 红叶飘零的季节,我徜徉于菊花之海,只见红、黄、紫、白、墨、绿……五彩缤纷。有的龙飞凤舞,象火焰般热烈;有的亭亭玉立,如月夜静谧;有的小巧玲珑,似羽毛飘然轻柔。它们可倚,或倾,或仰,或俯;似歌,似舞,似语,似笑………尽极妍态,美不胜收。啊,秋菊,黄得那么耀眼,美得让人动心。在那婀娜多姿飘逸里,滴落成金碧辉煌的暖色,绽放七彩风情。夜幕降临时,在月光下悄悄走动,步入诗人的梦里,植幽崖——花瓣绽笑是蛰伏的信念,不屈的豪迈。绿叶闪光是心灵的畅想,凭吊的神情。终于,我明白了,你的一切属于岁月的知音,而秋是岁月的魂魄,情牵的故土,忠实的归宿。你,就是秋天。只有秋天,你才给人们芬芳,给大地生辉,给山河增色。二 国人喜爱菊花,与其说是欣赏它的千姿百态,毋宁说是敬重它傲霜绽放的劲骨,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雅。菊花象征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和凛然不移的气节。

上海朋友陪北方朋友在上海吃饭,从饭店转到餐厅,从餐厅转到排档,最后在小吃摊落座。菜很快上齐:一碗豆腐脑,一碗鸡鸭血,一盆春卷。结论是:斯文人点斯文菜,叫得响的啤酒力波,可惜只点了一瓶,像喝鸡尾酒,还是斯文喝法。如此经典的请客吃饭,上海人看了也觉得没面子。

如果你在上海市饭店消费过,都有一些经验。就说吃碗简单的面条吧,进得门来,有人上前招呼:“什么面?二两还是三两?”言外之意还有一两不成。端上桌的面条果然暧昧:牛肉面上的牛肉象西洋参片一样金贵,薄如蝉翼;肉丝面上的肉丝细如游丝;大肉里面的大肉萎缩成一小盒火柴。至于肉馄饨里的肉被人形容为掏耳朵掏出来的东西。在北方,一碗面就是一碗面,满得不能再满,碗口大而且深,“把子肉”(即上海人所谓的大肉)有一次性筷子那么长,端到桌上,让我这个上海人面条未曾吃,先是吃一惊。

西北有道菜,是用鸡做的,叫大盘鸡,端上桌的盆子有点夸张:一只金属洗脸盆,满满一脸盆鸡,须用一只三

要能沉得住气,不能发出任何响声,因为螃蟹是很敏感的,只要有异响发出,它就会改变前进的方向。螃蟹顺风爬行一般午夜较多,“听蟹”时,我和父亲两人躲在草棚里,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看着螃蟹从水中沿着“簰”向上爬,这时的我忘记了困倦,睁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直到螃蟹冲着灯光掉进“陷阱”才敢松口气。在螃蟹较多的年份,有时一个晚上也能“听”到几十只蟹,但有时收获并不理想,甚至辛苦了一个晚上一只蟹也“听”不到,但第二天仍然是满怀信心地去“听”。我跟我父亲“听”过好几次蟹,也许运气较好,因此,每次都有较好的收获。

“听蟹”早已成为儿时的回忆。而现在的河道由于淤塞和堵截,变成了一个一个小池塘,河水不能流动,过去那种设“簰”听蟹的“神话”已不复存在。何况,现在河水受到严重污染,就是蟹苗也无法存活。可以慰藉的是很多特种水产养殖户通过人工养殖螃蟹,找到了致富门路,有的注册了商标,创立了品牌,螃蟹也出口到了国外,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可是,“听蟹”个中之乐趣现在在哪里可以寻觅呢?前不久,我偶然读到古人《食蟹》诗:“围坐桌上客,均道蟹味美。可知照蟹人,长夜秋风里。”又一次感受到听蟹人的生活情景。



文/张晚峰

不是立秋了就是秋天了。总要有场瑟瑟的凉风,一场潇潇的夜雨,天地陡然有了凉意,这才算跨入秋的门坎。

蝉声渐渐稀少了,偶尔听到几声,也是少气无力的。没有了蝉声,天地间好像一下子安静下来了,虽然蝉声聒噪得人心神不宁,但一下子耳边清静起来,一时还是有些不适应。不必着急,秋雨很快就会踏着轻快的舞步叩响你的窗棂。北方的秋天,不下几场连绵的雨是不罢休的。秋雨不像春雨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总是让人浅尝辄止,难以尽兴;也不像夏雨那样“黑云压城城欲摧”,让人胆战心惊。秋雨,就像小夜曲,就像诗人的吟咏,就像山间的溪流,让人心静,让人神宁。初秋到中秋的时候,有风,但几乎听不到风声,人们只从微微的凉意里去感觉风声。雨夜里,风声是雨声的和声。雨声和风声协奏,是最和谐的天籁之音。

秋天,是鸟儿最快乐的时节。果树的果实熟了,地里的庄稼熟了,小虫子的肚子吃得滚圆。民以食为天,鸟也是。北方的鸟,麻雀、斑鸠、乌鸦和野鸽子居多。他们的性子都是内敛的,跟北方的农民极像。他们在田野里飞来飞去,在树林里飞上飞下,在日与夜间飞进飞出。到处都是可口的美味,吃饱了,喝足了,看看四周没人,也放开嗓子吼几声。声音不大,“啾啾”“喳喳”“咕咕”,也并不动听。但极真实,极惬意,极放纵。天地是他们的舞台,也是他们的听众。也许还有人喜欢听吧,他们不介意。他们唱给自己听。

庄稼收割了,树叶落得差不多的时候,便是秋虫的天下了。不过,要听秋虫的声音,你得到乡下,到田野里,到草丛间。蟋蟀和蝈蝈是最好的歌手。他们唱的是情歌,热烈而深沉,执着而缠绵。清风徐来,半轮秋月斜进窗帘,聆听着秋虫的私语,该是多么美好的境界呀。就在你心里升腾起诗意,想要吟咏一番时,偏偏青蛙也来附庸风雅,“呜里哇啦”叫上一通,让那些小秋虫们马上集体失语。这时,你不会恼青蛙们搅了你的兴致,反而哑然失笑。秋夜是他们的,我们真不该掺和。

深秋的时候,风也不再优雅了。他们像是匆匆赶路的旅人,像是奔赴战场的队伍,一路驼铃,一路号角。那也是诗,羁旅诗,边塞诗。间或还有天上南归的雁阵,苍凉的鸣声穿云而来,提醒着人们:肃杀的寒冬马上就要来了,快把棉帽戴上,别把耳朵冻坏了,明年就听不得秋声了。



文/夏云

故乡的河埠头,足有三米开阔,它是用宽厚长条石板从岸上一直到河底,形成拾级上下的阶梯。旧时的农村没有风景的概念,也没有现在挥之不尽的垃圾。小河的两岸自由生长着粗细不一的柳树,枝条婀娜着一络络长发拂动着清清的水面;游鱼偶然在水面吐一个水泡,泛起一圈涟漪,宁静中不乏闲趣。每年的夏季又有农民的棉泥船收集河泥当作有机肥料,几百年来,小河在自然环境下一一直保持它原生态风貌,也一直是这个村庄生活的源泉。

于是,河埠头充满了村落的人气。村里的姑娘嫂嫂,每天都要好多次来河埠头洗衣淘米,那淘米水白白的在水面散开,引来多好的穿条小鱼,冷不丁,小鱼还会游到淘米的筐里,然后再调皮地逃跑。让淘米的妇女惊喜不已。洗菜的女人们唠嗑,嚼不完的乡里故事,说不完的家长里短,提着篮子走了,还滴滴嗒嗒洒一路水一路笑。而河埠头的棒槌还在此起彼伏,声声诉说着她们为人母为妻的劳作辛苦。以前穿的衣裳都是粗布老布,质地像家里的男人一样纯朴憨厚,女人的细手难以搓洗,祖先发明了洗衣棒槌,在河埠头的石板上,被妇女发挥得淋漓尽致,常能把自己的心洗得像水面一样平静,也常会把水溅到邻居姑娘的脸上,那张脸就像四月的桃花,那颗心也随之萌动。这不,旁边的单身汉,把两筐萝卜头放下,直接站在水里,用双手把着筐,使劲旋转翻动,一会儿,出水的萝卜就像姑娘的脸一样白了。他那有力的双臂,碰巧被春心暗动的村姑瞧见,一个新的故事就从河埠头开始。

河埠头更是男孩子玩水的好去处。胆小的摸着石块下水,胆大的直接来个高台跳水,那种狗爬式的泳姿,搅得平静的河面不断泛起雪白的浪花。也有水性的好的可以游到对岸,去捉鱼摸蟹,有时脚下还能踩到一个硬背,一个潜水下去,哇,他扬了扬手中抓到的甲鱼,赶紧光着屁股跑回家,连撂在河滩的裤衩也忘了。实在没有收获,河埠头浸在水里的石板上,必然吸附着很多螺丝,随手一摸,便可抓起一把,回去炒着吃,也十分鲜美。有时摸得太多,大人们会把螺丝烫了,用缝衣针把肉一个一个挑出来,于是晚上就有一盆螺丝肉炒韭菜的鲜美了。

后来,来到了城市。我们所在的小区在开发以前也是水乡,河道纵横,景色宜人,现仅剩一条小河,从高楼的狭缝中穿过,岸帮子是混凝土浇筑的,岸崖还用水泥墙砌着,或是用铁栅栏挡着,颇像小区里密实的防盗门窗,拒人于千里之外。其实河水已经没有力气跑动,水里也不会有水草游鱼,更谈不上景观河道生态河滩。

城濒大河,镇依支流,村傍小溪就是城镇建设的格局,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才能真正回归自然。河埠头或许就是亲近山水乡愁最好的平台,石板上不知留下了多少祖辈们来来往往、生生不息的足印。

牛肉在哪里?

文/夏云



四斤的大鸡才象样,旁座的上海还不相信,用筷子到盆里找,看能否挑出土豆之类垫底的东西,自然没有。令人想起水钵中“秤斤分金、大块吃肉”,颇有好汉遗风。比起二两三两面条或一小碗豆脑来,没准给李逵们掀到桌子底下:“鸟人,看不起俺粗人铁牛。”

至于人们吃了饭象受了骗上了当。素鸡素鸭,哪里来鸡鸭?便是豆制品罢了。就说盛菜的盆子,按理应该是有益形的,四周高中间低,而现在的盆子这种高低落差正在消失,还有改用碟子的,好象不是让人吃饭而是在喂小宠物。美国有句成语:Where is the beef(徒有虚名)。直译是:牛肉在哪里。原是顾客责问老板,汉堡包里的牛肉馅为何如此少,后来演变成俗语。看来美国人、上海人都患过这种怪毛病。